

WARRIORS

貓戰士

外傳之VIII

棘星的風暴

Bramblestar's Storm

艾琳·杭特(Erin Hunter) 著
高子梅 譯

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火
星徒步穿過林子下方的長草叢，深吸一口獵物的溫熱氣味。陽光從枝椏間斜射而入，火焰色的毛髮上盡是斑駁光影。他停下腳步，每個氣味都很誘人，他不確定自己該追蹤哪一個。最後他選擇了附近橡樹上的那隻松鼠，牠就躲在他頭上的樹枝間。

他心想，**我已經很久沒試著爬樹了**，他記得他曾教過族貓如何攀高狩獵。獅焰起初很討厭爬樹，火星喵喵一笑，想起站在樹下的金毛戰士勉強抬起腳爪攔在樹幹上。獅焰畢竟不像煤心，自煤心學會爬樹後，便好像隨時準備睡在鳥巢上。

火星跳上樹，爪子戳進粗糙的樹皮裡。他瞄見松鼠藏身在最外緣的樹枝上。他跳了過去，很得意自己的後腿依然有力，平衡感也還不錯。松鼠躲開，在樹枝間逃竄，愈跳愈高。火星蹲低身子正準備追上去，突然聽見下面有聲音在喚他。

「火星！火星！」

他停下動作，松鼠消失在濃密的葉叢裡，四周樹葉跟著窸窣作響。火星懊惱地嘶叫一聲，隨即轉身爬下樹幹，回到地面。

雷族前任族長藍星正在樹下等他，藍灰色毛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她喵聲說：「火星，不好意思打擾你了。」那雙眼睛閃爍著點光。「你還是寶刀未老。看來你在上面蠻享受的……不過還是把樹上的狩獵機會讓給別隻貓兒，先陪我去散個步。」她同時朝林子深處點頭示意。

火星朝她走去。溫煦的陽光曬在身上，感覺舒坦。星族真是懂貓兒喜歡什麼，他心想，不過我還是懷念自己的老家和族貓，而且總覺得我在他們最需要我的時候棄他們而去。

「雷族已經過了好一陣子的苦日子，對吧？」藍星彷彿看透他的心思，一語道破。「在歷經大戰役後，又碰上綠咳症大流行，他們的創傷恐怕更難撫平了。」

火星遲疑著沒回答，他硬是壓下悲憤的情緒。那場仗害我們受創不淺，根本無力再對抗綠咳症。

他深吸口氣，長嘆一聲。「他們的損失慘重，承受了不少痛苦，不過還好有葉池和松鴉羽在，那場流行病最後總算是退燒了。」他強迫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樂觀。「亮心和雲尾的小貓已經當上見習生。棘星也是位稱職的族長。雷族會熬過去的。」

藍星點點頭，「這是當然的。棘星有位好導師啊。你去過他的夢裡了嗎？」

「我不需要去，我對他有信心。」那股熟悉的悲憤感又回來了，火星於是嘶聲說道：「我不應該突然撒手離開我的族貓，我應該再多陪他們幾個季節。」

「你能拯救他們脫離綠咳症嗎？能更快地治癒他們的傷勢嗎？」藍星將尾巴擱在他肩上。「你已經為雷族奉獻了九條命，他們還有什麼好求的？」

他們低頭經過蜷曲的蕨葉叢，緩步穿過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，四周長滿銀色的白樺樹。

藍星喵喵聲道：「這個禿葉季讓所有部族都不好過，影族的長老數量比戰士還多，風族最好的狩獵者在大戰役裡折損無幾。對這裡的貓兒來說，眼睜睜地看著族貓受苦，這種感覺並不好受。」她停下腳步，幫忙撥開擋在火星前方的一根荊棘。「但絕處總會逢生，尤其在星族。」

火星喵喵聲道：「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懂我到底離雷族有多遙遠。我……我一直以為斑葉會在這裡迎接我。」他想到那隻漂亮的玳瑁色母貓，她是前任的雷族巫醫，為了凡間的族貓們上場作戰，以至於失去了她在星族的靈體。他永遠忘不了那雙閃著悲傷的琥珀色眼睛。

「斑葉已經不復存在。」藍星同意的話，語調有點激動。「不過總有一天，沙暴會來這裡陪你。」

總有一天……火星想到他的伴侶貓，就又是一陣心痛。**我還要等她等多久？**

火星在一棵空心的樹底下幫自己整理出一個溫暖的臥鋪。沒跟其他貓兒一起睡在營地裡，感覺有點怪，不過如果他仔細聆聽，仍會聽見星族戰士們藏身在蕨葉叢裡，在他四周安頓下來的喵喵聲。他閉上眼睛，希望能夢見自己回到雷族。

結果好像才剛睡著，肩膀就被一隻腳爪扒醒。火星抬頭眨眨眼睛。

「起床了，火星。」不知道是誰在說話。

他面前站著一隻貓……一隻肌肉結實的白斑灰色公貓。

火星大聲說道：「雲星！」

天族前任族長垂首致意。「火星，好久不見。」

火星爬起身來，甩掉身上的青苔。他最後一次見到雲星，已經是好幾個季節以前的事了，那時白色公貓帶著他從森林往上游走去，幫忙重建他那失落的部族。等到天族的新任族長葉星收到她的九條命後，火星與雲星便從此道別。火星從沒想到會再次見到他。

他問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你行走的那片天空離這裡好遠。」

雲星回答他：「他們允許我來拜訪你，我們必須談一談。來吧。」

他走在火星前面，朝通往林子邊緣的草坡往下走。前方有一池水，盈盈月光映照在銀色水面上。

「我想再次謝謝你，謝謝你能夠體諒，何以重建天族如此重要，」雲星喵喵聲道，同時停在水邊，藍色目光落在火星身上。「有時候一個部族要存活下去，得有幫手才行。」

火星點點頭，喃喃說道：「我們最近的確學到了這一課，只是以前不懂。」大戰役的陰影再度蒙上心頭，還有血腥味和垂死貓兒的哀嚎聲。

雲星喵喵聲道：「我看見你那場可怕的戰役了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慶幸自己曾帶領部族去尋找新的家園，所以我們才能躲過黑暗森林的報復。」

「那不是報復，是屠殺。」火星感覺背上的毛全豎了起來。「我眼睜睜看著我的族貓慘死。為了救他們，我犧牲掉最後一條命……但還是不夠。」

雲星輕聲指出：「你們贏了這場仗。你沒有白白犧牲。」他沿著池子緩步而行，小心地踩

著水邊的植物。

火星跟上他，毛髮輕輕刷拂。「你應該不是為了謝謝我幫助葉星，或為了說明你對大戰役的看法，而大老遠地跑這一趟吧，雲星，到底什麼事？天族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雲星停下腳步、坐下來，目光越過水池。突然他抬起後腳，以前爪劃破肉墊，鮮血頓時汨汨流出，滴進水裡，在銀色水面擴散成猩紅色的雲彩。

雲星的激烈反應令火星皺眉。他瞪目結舌地站在那裡，瞪著水面漫開的鮮血。

「我帶來一個訊息，勞你傳話給棘星。」雲星喵聲道，兩眼仍盯著水面。

「是預言嗎？」火星問道。**我的第一個預言！我是名符其實的星族貓了！**

「是的，聽清楚了，火星，當水血相會，血將升起。」

火星眨眨眼睛，就這樣？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不需要知道它的意思，」雲星告訴他的同時轉過身來，眼睛猶如兩顆小月亮般深印進火星的眼裡。「棘星會自己找到答案。」

「我要等到什麼時候，才能把這訊息告訴棘星？」火星忍不住向這隻老貓詢問更多問題。

所有星族貓給的預言都這麼鼠腦袋嗎？

雲星回答：「時候到了，你自然會知道。」

你可以再鼠腦袋一點嗎？火星不悅地想道，不過他還是保持語調的沉穩。「這是不是表示，我的部族會遇到更大的麻煩？」

雲星喵聲說道：「部族貓的一生向來在風雨中飄搖，我們的天職……星族貓的天職……就

是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都要守護著他們。」他的目光柔和。「火星，我很抱歉，我知道這不是你想聽到的答案。但是我保證，這個訊息最終一定可以幫助棘星。這一點你一定要相信我。」

火星嘆口氣。「我當然相信你。只是雷族已經受了這麼多苦，難道給他們多一點的喘息時間，這樣的要求很過份嗎？」



第一章

棘 星站在山谷入口附近，深吸一口氣。黎明的天空帶著淺淺的乳白色，林間仍有薄霧縈繞，但空氣裡充斥著萬物生長的新鮮氣味，宣告新生命的到來。每根枝桠都冒出了新芽，枯槁的蕨叢裡有新生的蕨葉正慢慢展開。

這是個漫長又殘酷的禿葉季，棘星心想，大雪的降臨更是雪上加霜，我們本來就沒剩幾個戰士可以出外狩獵，後來又遇上綠咳症，更是禍不單行……他甩甩身子。雷族已經熬過這苦不堪言又悲痛難耐的禿葉季，天氣就要回暖了。「自大戰役過後，我們辛苦煎熬了六個月，」他大聲喵道，「如今我們要重建實力，誰也摧毀不了雷族。」

「說得好！」

莓鼻的聲音害棘星嚇了一跳。他沒注意到乳白色戰士正從他後方的荊棘垂簾裡鑽出來。

「莓鼻，你嚇了我一大跳！」

莓鼻回答：「棘星，有什麼事能嚇得了

你，我帶了一支邊界巡邏隊。要不要加入我們？」

他話語剛落，蜜妮和玫瑰瓣也從多刺的圍籬裡鑽出來，後面緊跟著新見習生琥珀掌，她的導師蛛足殿後壓隊。

琥珀掌朝莓鼻跳過去。「我們今天要去哪裡？」她吱吱喳喳地問道。「風族還是影族？如果我們抓到他們越界，要怎麼處理？要跟他們打架嗎？我學到一招很厲害哦！」

莓鼻看起來有點招架不住。結果回答她的是蛛足：「琥珀掌，別再像麻雀一樣吱吱喳喳的，豎起耳朵聽，也許還能學到點東西。」

他的語氣並不嚴厲，但很嚴肅。棘星很高興看到琥珀掌並不害怕她的導師。「好啊，蛛足，可是……」她喵聲道。

莓鼻打斷她。「我們要去巡邏風族邊界，我不認為會遇到什麼麻煩。」他大步往山下走，朝著湖邊而去。

棘星等到其他隊員都經過後，才跟在後面。他注意到他們都很瘦，肋骨清晰可見。可是耳朵都機靈地抽動著，後腿雖然細瘦，但移動時肌肉依然強而有力。雷族還沒被打垮。

琥珀掌輕快地在林子裡繞來跑去，蛛足伸長黑色腳爪攔住她。

他出聲警告：「再這樣下去，你還沒巡邏到一半就累垮了。而且要是真的有貓兒越界，聽到你的聲響早就開溜了，我們根本抓不到。」

「對不起，蛛足。」琥珀掌貼平耳朵說道。

蛛足告訴她：「我倒是想看看你的步伐可以多輕盈，就假裝你在追蹤一隻老鼠吧。」

棘星看著薑黃色小貓往前潛行，每一步都踩得很輕，幾乎沒有驚擾到地上任何的草葉。「不錯哦，繼續保持下去。」蛛足評論道。

這話從蛛足嘴裡說出來，可是很大的讚賞。琥珀掌自豪地挺起胸膛。

讓他們兩個當師徒，的確是明智的決定，棘星心想，事實上，目前的三位見習生都表現得不錯。他們是他當上族長以來，首批親自提拔的見習生。當時他在挑選導師時，著實傷了不少腦筋。如今露掌的導師是白翅，她的姊姊雪掌則受教於藤池，他們都是雲尾和亮心的孩子。

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曾受了很多的苦和很多的傷痛，棘星心想，**只希望他們可以平安順利地完成見習生訓練，雷族再也不必在死亡邊緣掙扎。**

當巡邏隊抵達湖邊林子時，棘星瞄見葉池正在一棵老樺樹底下。她張嘴咬下一株提早開花的款冬，黃色花苞像小太陽一樣閃閃發亮。她一看見巡邏隊便搖尾招呼。

「看來你很忙。」棘星走向她。

「的確很忙。」葉池把款冬全集中在一處。「松鴉羽要我趕在太陽曬乾露水之前，把這些藥草收集齊全。」

「嗨，葉池！」蜜妮跳過來找他們。「我只是想告訴你，蓄光的復健運動幫忙清掉了胸腔裡不少的痰，我本來還擔心她沒辦法熬過綠咳症。」

棘星感到欣慰。蜜妮常擔心她女兒蓄光，這一點大家都能理解，自從蓄光被倒下的樹壓傷後，後腿便失去功能。這次的綠咳症奪走了蟾蜍步、冰雲和榛尾的性命，很難相信蓄光反倒熬了過來。

葉池抽動耳朵。「蜜妮，你應該謝的是松鴉羽。他一直在想辦法幫助蓄光。我收集這些款冬，也是為了要跟百里香和貓薄荷混合，好讓蓄光服用，改善她的呼吸功能。」

「我們還有貓薄荷嗎？」蜜妮問道。

「哦，有啊，松鴉羽種在兩腳獸舊巢穴裡的貓薄荷，又長出一些新的，等我把這些藥草拿回營地後，就會去摘。」

葉池拾起那坨藥草，穿過林子而去。棘星看著她走遠，難以形容自己有多開心，能看到她又回來當巫醫。

莓鼻領著巡邏隊走向風族邊界，他們先在水邊停留一會兒，那裡是河湖的交會處，再沿著河道往上爬。才走了不到兩、三隻狐狸身的距離，便看見太陽高掛在高地上方，草原沐浴在金色陽光下。棘星停下來伸展前腿，很感恩在歷經了這麼多個月的寒冽天候之後，現在總算回來了。

貓兒們繼續往上爬，這時有風從河對岸吹來，帶來了風族的強烈氣味。

莓鼻皺起鼻子咕噥道：「那味道很新鮮。玫瑰瓣，你們最好也邊走邊留下氣味記號。我們不希望風族以為，我們並不在意邊界。」

琥珀掌尖聲問道：「我想留下氣味記號！可以嗎？拜託。」

蛛足詢問莓鼻：「她可以嗎？反正她早晚都得學。」

「我知道怎麼做！」琥珀掌蹦蹦跳跳地跑到河邊。「我看過……」但話沒說完，她就突然驚叫一聲，腳踩空，身子滑了下去，消失不見，還引得水花四濺。

「琥珀掌！」蛛足放聲大叫。

大家趕緊跑向見習生失足落水的河邊，棘星不確定這裡的水會不會深到足以淹死她。

蛛足跳進水流湍急的河裡。棘星在岸邊低下身子，看見黑色戰士正從水裡頂高琥珀掌，讓她爬上突出水面的岩石。河水拉扯著她的尾巴，她不停地咳出水來。

「好冷哦！」她大口喘氣。

「你真夠白癡了。」蛛足跟在她後面爬上來，不過棘星注意到他還是用鼻尖輕觸她耳朵，試圖安慰她。「來吧，爬上我的肩膀，棘星會幫忙拉你上去。」

琥珀掌還沒來得及爬上去，棘星便瞄到河對岸的灌木叢裡有動靜。一支風族巡邏隊走進空地，為首的是鼬毛。

風族戰士質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們為什麼在我們的河裡面？」

「這又不是你們的河，」蛛足嘶聲道，同時蹲低身子讓琥珀掌爬上他的肩膀。「我們又沒越過邊界。」

鼬毛吼道，薑黃色毛髮豎得筆直。「最好是沒有。誰都知道雷族對邊界很有意見。」

攀在蛛足背上的琥珀掌搖搖晃晃的，棘星低下身子，張嘴咬住她的頸背，一把將她拖上岸岸，結果他還沒來不及回答鼬毛，玫瑰瓣便從他旁邊飛竄出去，躍過河面，與風族戰士對峙。

她大聲說道：「你好大膽！你倒說說看，雷族什麼時候侵入你們的領地？」

鼬毛伸出爪子，他的隊員葉尾和夜雲也跳上前來，發出憤怒的嘶聲，團團圍住玫瑰瓣。夜皮猛地伸爪，劃向玫瑰瓣的耳朵。

兩個乳臭未乾的風族見習生瞪大眼睛在旁邊跳來跳去，彷彿準備隨時加入戰局。

「侵入我們的領地？你現在不就侵入了嗎？」夜雲挑釁地說道，然後彈彈尾巴。「滾回河的那一頭。」

「她說得沒錯。」棘星喵聲道，同時走到岸邊。這場架根本沒必要打。「玫瑰瓣，快回來。」

玫瑰瓣躍過河面，回到對岸，停在棘星面前，垂下頭，耳朵的傷口有血汨汨流出。「對不起，」她咕噥道。「我太衝動了，可是是他們先挑釁的。」

「誰挑釁的不重要，」棘星喵聲道，然後朝鼬毛和其他風族貓兒喊道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們的見習生掉進河裡，蛛足只是幫忙她爬上來。」

鼬毛哼了一聲。「叫她以後看清楚，是踩在誰的地盤上。」

棘星可以理解風族貓何以如此敏感。**我們或許曾聯手對抗過黑暗森林……但終究是四個部族，不是一個，還是得尊重邊界。**

還好鼬毛不再堅持，他朝其他隊員揮揮尾巴，要他們後退一步，然後吼道：「這種事以後不准再發生，別以為可以隨自己高興就躍過河岸。」

「她已經道歉了！」莓鼻朝他啐道。

「風族的獵物還夠嗎？」棘星問道，同時瞪了莓鼻一眼，這時蛛足已從河裡爬出來，甩動身子，冰冷的水珠灑向他的隊友。

鼬毛冷淡回答：「不勞你費心，兔子多到抓都抓不完了。你們雷族呢？」

「哦，現在已經沒那麼冷了，獵物會慢慢回來的，」棘星語氣樂觀地告訴他，但多少有點言不由衷，隨即又追問道：「我們正在等天氣變暖。一星好嗎？還有莎草鬚呢？這兩個月，我都在大集會上看到她。」

葉尾回答道：「一星很好，莎草鬚懷了儘足的小貓，正在育兒室裡待產。」

「恭喜，」棘星喵聲道，他是真心道賀。「那就這樣吧，我們走囉。」

他轉身走向其他隊員。蜜妮還在幫琥珀掌清理溼淋淋的毛髮，莓鼻站在玫瑰瓣旁邊，舔著她那隻被劃傷的耳朵。在棘星的示意下，莓鼻停下動作，再度帶隊往上游前進。

「再會了！」棘星朝風族巡邏隊喊道。

琥珀掌回頭調侃：「你們這些傢伙應該跳進河裡游一游，冷靜一下！脾氣才不會那麼壞。」

蛛足趕緊跳到她身邊，用不帶爪的腳掌拍打她的耳朵，輕聲罵道：「鼠腦袋！你沒淹死，已經算運氣好了。」

隊伍才剛用開風族貓，莓鼻便回頭走到棘星旁邊，喵聲道：「玫瑰瓣看起來沒什麼大礙，我本來還在擔心，風族貓可能傷了她。」

棘星不解地望了他一眼。**我有聽錯嗎？**他心裡納悶，莓鼻不是罌粟霜的伴侶貓嗎？

「我們損失了太多母貓，」莓鼻繼續說道。「大戰役害我們失去了冬青葉、栗尾和蕨雲，而綠咳症又奪走了冰雲和榛尾。現在是新葉季了，熬過來的母貓們到現在都還沒懷孕。」

棘星知道這話不假。他覺得自己沒想到這一點，實在是愧職守。不過他也很訝異，莓鼻

竟然會這麼語重心長地告訴他這件事。也許他終於長大了。他以前向來很惹人厭……

莓鼻直言道：「我們得想辦法解決這問題，不然我們可能從此積弱不振，剛剛我們不是才聽說，風族就要有小貓誕生了嗎？我們得盡快從大戰役的創傷中走出來，讓雷族再度強大，但要是貓口不夠，怎麼可能辦得到？」



第二章

棘 星將身子擠進荊棘垂簾，鑽進營地，其他隊員緊跟在後。太陽曬進了山谷，在地上投下長長的陰影。崖壁上的樹木輕聲地窸窣作響，微風輕掃地面的塵土。

棘星至今仍看得到，黑暗森林戰士蜂擁進入營地時所留下的痕跡：育兒室牆上枯槁的刺藤，仍纏著新鮮的刺藤鬚，長老窩外牆的榛木叢斷的斷、倒的倒。他只要閉上眼睛，那些血淋淋的打鬥畫面便立刻襲捲而來，活貓與死貓纏鬥不休，黑暗森林的貓兒滿懷怨恨地一擁而上，只想復仇、奪取權力。為了擊退那群貓，四大部族的貓兒耗盡所有力氣……星族貓何嘗不是如此。棘星甩甩身子，試圖找回先前的樂觀心態。至少現在窩穴全都修補好了，從大戰役裡挺過來的貓兒，傷勢也都痊癒了。

不過看不見的傷痕更難治療。

那場仗打完了，松鴉羽把一根剝了皮的木棍放在擎天架下方的崖壁旁，然後用爪子在木

棍上刻出記號，每一道都代表黑暗森林奪走的一條生命。

他的解釋是：「這是要時刻提醒我們，懷念這些犧牲者。」

此刻白翅就站在那根木頭前面，她的見習生露掌站在一旁，籽掌和百合掌也跟著他們的導師蜂紋和罌粟霜站在旁邊看。

「你能記住所有名字嗎？」白翅問她的見習生。

露掌眯起眼睛，然後開口道：「我想我可以。這位是鼠毛……」同時撫摸第一個爪痕。「她雖是長老，但也上場奮勇殺敵！這位是冬青葉，她曾離開我們一段時間，後來黑暗森林入侵時，她又及時趕回來幫助我們。而這位是狐躍，他後來傷重不治……」

棘星點點頭，露掌繼續細數這些名字。這是他先前的規定，他要求所有見習生在受訓期間就必須牢記這份名單，如此一來，只要雷族還存在，不管經歷多少個季節，這些犧牲者將永遠不會被遺忘。

露掌繼續說道：「這是蕨雲，她被破星殺害，她是為了保護育兒室的小貓才犧牲了性命。而這是栗尾，她為了照顧小貓而負傷，卻隱忍不說，結果就在我們以為打了勝仗的時候，突然身亡。她是最偉大的貓兒。」

「那最上頭那條最大的爪痕呢？」白翅追問道。「你知道那是誰嗎？」

露掌回答道：「那是族長火星，他是全森林最優秀的貓，但為了救我們，犧牲了最後一條命。」

棘星一陣感傷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天上看著我們？希望他能認同我的這個作法。

「我也很想念火星。」

棘星轉身看見松鴉羽來到他旁邊，巫醫的藍色眼睛緊緊盯著他，很難相信他其實是瞎的。「你不是不再能讀我的心思了嗎？」棘星驚訝地說道。

松鴉羽承認道：「是不能啊，我早就失去這種異能了。」語氣有點感傷。「不過也不難猜出你正在想火星啊。因為我聽見露掌正用爪子摸著火星那條爪痕，還說出他的名字，然後你就嘆了口氣。」他輕靠在棘星身上，隨即站直身子。「我相信天上的火星正看著我們。」

「他有到你的夢裡？」棘星問道。

松鴉羽搖搖頭。「沒有，不過這也算是好兆頭。星族之前給我的凶兆已經夠多了，九輩子都解決不完。」說完後他輕快地點個頭，快步離開，去找葉池。後者正在巫醫窩外整理款冬花和剛摘回來的貓薄荷。

「來吧，雪掌，」藤池朝她的見習生喊道。「該去練戰技了！」

「我們也可以去嗎？」露掌趁他姊姊蹦蹦跳跳地跑來找導師時，這樣懇求道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白翅喵聲道。

「還有我！」琥珀掌穿過營地跑來，在她的哥哥姊姊旁剎住腳步。

和雲尾、櫻桃落站在新鮮獵物堆旁的蛛足喊道：「不行，你不能去！你今天早上才參加過黎明巡邏隊，現在得去休息。」

琥珀掌的尾巴垂了下來，哀號道：「可是我不去的話，就學不到他們學的東西了。我的進度會落後，到時就當不成戰士了。」

蛛足朝她走來，用尾巴輕彈她耳朵。「鼠腦袋，你絕對當得了戰士。我保證等你休息夠了，我就會教你他們待會兒要學的東西。」

「好吧。」琥珀掌懊惱地瞥了她哥哥姊姊及他們導師的背影一眼，他們正要離開山谷。

「那我們呢？」百合掌同時與籽掌互看一眼，表情失望。「我們為什麼沒有戰技訓練？」

「因為我們要去狩獵，」罌粟霜俐落回答。「來吧，蜂紋知道有個地方最適合抓老鼠。」

籽掌興奮地跳了起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太棒了！百合掌，我敢打賭我抓的老鼠一定比你多。」

「我抓的老鼠會多到足以餵飽整個部族！」他姊姊反駁道。

琥珀掌看見他們都走了，嘴裡咕嚕道：「不公平，為什麼我什麼事也不能做？」

蛛足回答道：「讓我來回答你好了，因為你已經參加過黎明巡邏隊，現在輪到你休息。但在你去休息之前，你可以先拿點新鮮的青苔到波弟的窩裡去。」

琥珀掌眼睛一亮。「好啊，搞不好他會跟我說故事！」說完隨即跑開，鑽進垂簾裡。

「我真懷疑自己以前精力有這麼充沛嗎？」棘星看著年輕的貓從眼前消失，不禁大聲說。

沙暴從育兒室探出頭來告訴他：「你現在精力還是很充沛啊！」然後走進空地，推著青苔球。「看見小貓們這麼活潑，就讓我覺得部族充滿了希望。」她突然打住，眼神中有愁雲。棘星納悶著，她是不是想到了她死去的伴侶火星，遺憾他不能在這裡親眼看著這群見習生長大。這時她又抬頭大聲說：「黛西和我正在清掃育兒室，」同時用單腳戳戳那顆青苔球。「現在可能還沒有小貓，不過相信再過不久，就會有年輕的母貓懷孕了。」

「但願如此，」棘星回答道，同時想起稍早前與莓鼻的談話。真的但願如此。然後又說：「應該還有別的貓兒可以幫黛西忙吧？」他心想沙暴真的不需要這樣忙裡忙外，搞得一身都是灰塵和青苔屑。

沙暴的綠色眼睛閃過一絲笑意，於是嘲弄道：「你是打算把我趕進長老窩嗎？」

「你已經服務部族夠久了，」棘星回答道。「為什麼不享享清福，改讓他們來服侍你？」

沙暴不屑地抽抽鬚鬚。「我的體力還好得很呢。」說完又回去育兒室幫黛西處理一大坨又乾又脆的舊青苔。

棘星看著這兩隻母貓好一會兒後才轉身離開。他的副族長松鼠飛正在長老窩旁與灰紋一起籌組狩獵隊。灰紋曾經擔任副族長，他跟沙暴一樣是這個部族裡資格最老的貓兒之一。

「我們得讓狩獵隊早點出門狩獵，」灰紋向松鼠飛解釋。「因為白天會很熱，最好別在日正當中的時候追捕獵物。」

松鼠飛點點頭說：「反正到時獵物也都躲進洞裡了。我已經派出一隻狩獵隊。」然後又繼續說道：「不過我想再多派一支。亮心可以當隊長。」她環顧四周。「嘿，亮心。」

黃白相間的母貓，從戰士窩前的樹枝裡鑽出來。「什麼事？」

松鼠飛告訴她：「我要你來帶領一支隊伍。但只在一個地方活動，天氣太熱了就回來。」

亮心垂下頭。「有特別指定什麼地方嗎？」她問道。

松鼠飛提議道：「你可以試試影族邊界。蜜妮昨天在那裡看到一窩松鼠。」

亮心喵喵聲道：「這主意不錯，誰要跟我去？」

「蜜妮一定要去，只有她知道松鼠窩在哪裡。除她之外，其他隊員就由你自己挑吧。」
「我立刻去辦。」亮心蹦蹦跳跳地去戰士窩叫蜜妮，又找了鴿翅、鼠鬚後，隨即鑽出荆棘叢，出發前往狩獵。

他們離開後不久，垂簾入口突然窸窣抖動，琥珀掌嘴裡叼著一大坨青苔出現。她蹣跚地走向長老窩，但棘星注意到青苔還滴著水，布滿塵土的空地上留下滴滴答答的深色水痕。

松鼠飛上前攔下見習生，不讓她走進長老窩。「你不能把那個拿進去，」她嚴厲地告訴琥珀掌。「青苔太濕了，會弄濕所有臥鋪，到時波弟要是因為濕氣太重而腿痛，就別怪他賞你兩爪。」

波弟聽到自己的名字，立刻從榛木叢裡低身出來。「我的腿和我的耳朵都靈光得很。」他哼了一聲。

「那你的毛呢？」琥珀掌放下青苔問道。

棘星忍住笑。波弟的虎斑毛就像剛從荊棘叢裡倒著爬出來一樣，糾結成塊就算了，還豎得亂七八糟，活像一個月沒有梳理。

「是怎樣？說話啊！」波弟抱怨道。「你幹嘛抿著嘴？這陣子你們這些小子老愛抿著嘴。」他不悅地說道。

松鼠飛解釋道：「我剛剛在跟琥珀掌解釋，不能把溼青苔送進你的窩裡。」

「什麼？」波弟戳戳那坨青苔，然後問琥珀掌：「你確定這青苔不是送來給我解渴的？」見習生垂頭喪氣。「我只是好心想幫忙。」

「小夥子，你當然想幫忙。」波弟用尾巴戳戳琥珀掌的腰側。「來吧，我跟你一起把這青苔攤平在長老窩外面，等一下曬曬太陽就乾了。趁著等它乾的時間，我來跟你說一個我以前殺掉一窩老鼠的故事。」

「好耶！」琥珀掌興奮地跳起來，趕緊將濕青苔攤平。

空地的另一頭，沙暴正朝營地外走去，邊走邊推著前面一大坨的舊臥鋪。棘星見狀也鑽進育兒室，幫忙黛西清出另一坨。

「你有聽說誰懷孕了嗎？」他滿懷希望地問道。

黛西搖搖頭。「沒有，不過我相信這間育兒室很快就會派上用場，因為新葉季到了。」她停下來，隨即又說道：「你過來看看。」

她帶著棘星走出育兒室，尾巴指著獅焰和煤心……兩隻貓兒正在陽光下互相舔著彼此。「那一位應該快要有好消息了。」黛西喵聲道，同時朝煤心抽動耳朵。

棘星精神一振，他記得獅焰還小時，他在育兒室外面陪他玩打架遊戲，教他怎麼突襲。儘管後來發生了很多事，但即便我不是三隻小貓的親生父親，我也一樣愛他們。

獅焰抬眼望見棘星正看著他，於是跟煤心說了幾句話，便起身一跛一跛地穿過空地來找族長。

「你有事找我嗎？」他問道。

棘星喵聲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既然你都來了，也許你可以告訴我最近好嗎？我們是不是馬上快要有小貓了？」心照不宣地推推他。

「我的星族啊！」獅焰尷尬地舔舔胸前的毛。「別給我壓力，好嗎？」

棘星追問：「你確定你沒問題？」語氣顯得焦急，同時瞄了一眼獅焰肩上的抓傷。他連那隻前腳也有點跛。

獅焰嘆口氣。「我很好。葉池和松鴉羽已經幫我檢查過了，也給了我酸模葉減緩肉墊的疼痛。我只是不太習慣自己竟然會受傷的這件事。我不過是被一根討厭的荊棘絆倒而已！」

「真倒楣，」棘星喵聲道。「以後走路得小心點囉。」

「我們的敵人以後會看輕我的！」獅焰咕噥道，一跛一跛地走回他的伴侶貓那裡，在她旁邊坐下來。

入口的動靜吸引了棘星的注意，原來是第一支狩獵隊回來了。為首的塵皮嘴裡叼著一隻松鼠，後面跟著蕨毛、花落和罌粟霜，全都帶了獵物回來。棘星讚許地看著他們把獵物放進新鮮獵物堆裡。

他注意到塵皮把松鼠放進獵物堆時，看起來很疲累。這隻棕色虎斑貓的伴侶貓蕨雲在大戰役中喪命，他到現在都還走不出喪偶的陰影。松鼠飛告訴過他，塵皮在戰士窩的臥鋪裡常睡得很不安穩，甚至哭醒，夢裡的他似乎想救蕨雲擺脫碎星的利爪，但每次都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。

一個多月前，棘星曾建議塵皮考慮退休，到長老窩頤養天年。

「你叫我做什麼都好，就是別叫我退休，」塵皮吼道。「你就讓我繼續忙下去，我需要靠工作來轉移我的注意力，不然我會一直陷在那可怕的回憶裡。」

「有一天你會在星族裡見到蕨雲。」棘星喵聲道，試圖安慰這位老戰士。

塵皮搖搖頭，聲音顫抖地說道：「有時候我真懷疑這一切是不是真的。我偷偷保留了她臥鋪裡的一些青苔，但現在我連她的味道都快聞不到了。」

棘星不知道自己能幫他什麼，只能照他的要求，讓他繼續有工作可以忙。

棘星穿過空地，想去稱許一下塵皮狩獵隊的成果豐碩，卻在這時聽見垂簾另一頭不知誰在喊他。他趕緊轉身，看見亮心穿過荊棘衝了進來，其他隊員緊跟在後。

「影族！」她上氣不接下氣，好不容易剎住腳步。

「冷靜一點，」棘星喵聲道。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他們發動攻擊了嗎？」蕨毛喊道，其他族貓也都圍了過來，好奇地不停抽動鬍鬚。

亮心喘氣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情況也好不到哪去。我們在邊界這邊聞到影族的味道。」

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」蜜妮甩著尾巴說道。

「他們是為了找松鼠窩嗎？」獅焰問道。

貓兒們七嘴八舌，只有鴿翅不出聲，看起來有點悶悶不樂。棘星有些同情她。以前她不用離開山谷，便能靠異能看到影族的動靜、聽見他們的對話、知道他們為什麼越過邊界，但如今異能不再，他想喪失異能的她一定覺得自己又瞎又聾吧。

蜂紋緩步走向鴿翅，口鼻抵住她的肩膀。「你還好吧？」他低聲道。

鴿翅偎近他。「沒事啦。」同時嘆口氣。

棘星抬起尾巴示意大家安靜。「亮心，到底在哪裡……」他正要開口。

「我們應該現在就反擊！」鼠鬚打斷道，憤怒得毛髮全豎了起來。「那些垃圾貓沒有權利進入我們的領地。」

一時之間，棘星不免懷疑，鼠鬚曾經是黑暗森林裡的學徒之一，雖然他已經重回部族懷抱，但也未免太積極地想攻擊鄰居了吧。難道他是想試試看從黑暗森林那裡學來的戰技？棘星揮開這念頭。鼠鬚很年輕，小夥子的性情都是這麼急。

「不准攻擊任何部族。」他警告道。

「這話怎麼不對風族說？」玫瑰瓣咕噥道，同時彈彈早上才被夜雲抓傷的那隻耳朵。

蜜妮問道：「所以我們要怎麼對付影族？」

莓鼻喵聲道：「我們不會讓影族為所欲為，對吧？」他的語調聽起來跟鼠鬚一樣好戰。

「當然不行。」棘星回答道。「我會去拜訪黑星，問清楚為什麼越過邊界。」

「你在開什麼玩笑？」鼠鬚瞪大眼睛，語調比先前更憤憤不平。「他們有錯在先，你卻要給他們機會辯解？」

「鼠腦袋！」鼠鬚的姊姊櫻桃落用力推他一把，害他差點跌倒。「棘星不是這意思，他只是要去告訴黑星，他知道他們幹了什麼勾當。」

棘星很感激這隻薑黃色母貓對他的信任。我的族貓應該要相信我可以保護他們。但要是我們知道我有多懷疑自己的能力的話，他們會怎麼想呢？